



中学生文库
精选续编



ZHONGXUESHENG WENKU
JINGXUAN XUBIAN

中国社会科学家

自述

(青少年版)

人物故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 编著

ZISHU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中学生文库精选续编

中国社会科学自述

(青少年版)

人物故事辑

ZISHU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 编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中学生文库精选续编·人物故事辑
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青少年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56,000

2000 年 3 月第 2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50 本

ISBN 7-5320-6268-6/G·6423 定价: 8.40 元

前 言

《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是应上海教育出版社之约请,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组稿和审定,由九十五门学科四百五十多位学者写了专文,编辑而成的。去年面世之后,被有关各界誉为精品。这次出版的该书“青少年版”,按“我的青少年时代”、“我的大学”等六个栏目选编了原书中五十三位学者的文章。每篇文章配有作者照片、签名和简介。文章的标题是编者加的。

约请我国当代著名社会科学学者自己写自己,并且编辑成书,这是一件非常严肃而又非常难得的事情。本书中每一位作者都以对读者负责,特别是对青少年读者负责的至诚热情,撰写自述文章,内容则各有侧重。他们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渗透在每一篇文章中。而且在他们的叙事、写人、抒情中都包含着许多人生哲理,反映出作者高尚的思想情操、丰富的学识和很高的写作造诣,耐人咀嚼。即便是文中侧面表现的学者们年深日久的读书习惯、工作习惯,包括他们各不相同的语言风格、写作风格,也都可以让青少年朋友从中吸取养料,受到启迪。

我们衷心感谢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参与、指导本书的编辑工作,衷心感谢如此众多的著名学者为一代青少年读者写作了这样一本有很高价值的书。

目 录

我的青少年时代

走向科学,走向革命·····	龚育之(2)
苦难的给予·····	谢冕(7)
幼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	霍松林(11)
“五四”,像惊涛,像巨雷···	钟敬文(16)
用功要勤要早·····	张永言(21)
男儿有志即英雄·····	王思治(25)

我的大学

广泛阅读的四年·····	厉以宁(30)
“娃娃教授”·····	褚葆一(33)
弦歌不辍,壮怀激烈·····	闵庆全(37)
“看报有益”·····	马洪(41)
守望到黎明·····	王林生(46)
梦境般的美好和新奇 ·····	巴·布林贝赫(50)
走进北大·····	冯至(54)

祖国在我心中

- 乡心情难遣,瞩目海天遥…席克正(60)
猛醒……………塞 风(63)
两次选择……………端木正(66)
“不受欢迎的侨民”……………许征帆(69)
艰苦而愉快的学习……………黄绍湘(75)
捧起黄土……………杨生茂(80)

上下求索 百折不回

- 人生的归宿……………任继愈(86)
爱智慧,崇思辨……………苗力田(89)
革命需要社会科学……………于光远(93)
儿时的两个愿望……………蒋学模(98)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苏 星(102)
磨而不磷,涅而不缁 ……杨坚白(107)
考察黄河的一段往事……………朱家桢(112)
不解之缘……………陶大镛(116)

我又回到了激情满怀的年代

..... 林 凌(121)

平郊村的庙宇和印地安人的帐篷

..... 陈永龄(128)

我更爱科学..... 王 力(134)

法文,这样琅琅上口..... 罗大冈(137)

“杂家细胞”..... 季美林(141)

“曼陀罗”花..... 陈白尘(146)

走出斗室..... 史念海(150)

黎明时分出新著..... 吴 泽(154)

我们自幼酷爱历史..... 郑鹤声(160)

恩 泽 感 怀

我的《水调歌头》..... 高 亨(166)

我的私塾老师和化学老师

..... 程千帆(170)

开学第一天..... 黄天骥(174)

书斋..... 牟世金(178)

启蒙	顾易生(182)
我的学习环境	白寿彝(187)
板凳精神	彭 明(191)
知遇之恩	王鍾翰(195)
我的法国老师	王养冲(198)

人 生 体 验

自主的理性	鲁 洁(206)
替女子争口气	邵瑞珍(212)
正己方能正人	张敷荣(215)
境遇	金开诚(219)
读书常不寐,嫉恶终难改	吴世昌(224)
思想是个古怪的东西	王元化(228)
治学的三个境界	邢公畹(233)
忠与恕,唯物与辩证	周一良(238)

我的青少年时代



新学社
PDG

走向科学,走向革命

张育之



1948年,作为一个追求科学的青年,我考进了清华大学化学系;作为一个追求革命的青年,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和科学相结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人生道路和治学道路。

引导我走向科学的,是我小学和中学的数学和自然科学老师。到现在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情:我的小学老师在课堂上讲算术,正如此这般地解一道时钟问题,我们几个学生觉察到他的解法错了,当堂提出异议。老师不同意我们的看法,大家相互辩驳,争执不下。多数同学认为我们的解法和对老师的态度不对。然而我们这位老师,真是一位难得的充满科学和民主精神的老师,他不以我们的意见为然,却不以我们的态度为忤。说我们不服,就跑回宿舍拿来一只闹钟,当场旋转长短针给我们看。这一转,却分明地证明他错了,我们对。他沉吟了一会儿,又滔滔不绝地给大家讲,他是怎么错的,我们是怎么对的。我

提起这件事,并不是自鸣得意。在我的一生中,无论是在学校的考场上,还是在革命的征程中,我解错的题,难道还少吗?我记着这件事,是因为从这件事中,我看到了科学真理的权威,独立思考的力量。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老师还是学生,是多数还是少数。虚心学习又不盲从,以实践作为检验标准,就能得到真理。我感谢我的老师,我多么希望我自己和我们大家在解人生道路上的各道算题的时候,都能按照老师教给我的那种科学态度行事。

引导我走向革命的,是时势。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她的绝大多数儿女都分担着她的痛苦。从童年、少年到青年,我目击和身受外国侵略者的凶残、本国反动统治者的暴戾。我和我的中学和大学的许多同学们一道,投身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时代潮流中。国民党、共产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谁是谁非,孰优孰劣,我们是经过自己的观察、比较、思考,才作出判断和选择的。我们的选择,首先是我们经历的生活,我们所见的历史的基本事实教给我们的。一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我立即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喜悦。我觉得,这些著作清晰地和透彻地分析和说明了我们国家的历史、现实和前途,一如自然科学清晰地和透彻地说明了自然现象和规律。在我面前展现了一门新的科学,革命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建国初期,在中宣部建立了科学处,从学自然科学的大学教师和毕业生党员中调来了几个人,在有政治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老”同志领导下工作。这主要是个调查研究性质的机构,调查科学工作和科学界的情况,研究党

的科学政策的制定及其执行中的问题。这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自然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自然科学在社会中发展的规律,就是聚集在科学处的这些人关注和从事的中心工作。我在我的第一本论文集的自序中说:“我以为,正如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艺术论这门学问是我们党的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一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论这门学问则是我们党的科学技术工作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这也是那时我们许多人的共识。三十多年后回过头来看,我们许多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有成绩,也有不少失误和粗疏之处。无论如何,开拓这样一个研究领域,坚持这样的研究方向,始终是应该肯定的。在总结已有进展和吸取应有教训的基础上更好地推进这方面的研究,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课题。面对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巨大的革命性作用,进行切实的研究,努力用新的思想和观点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正是当今理论研究最重大的任务之一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一方面同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学研究继续保持接触并进行一些工作,另一方面把主要的精力转移到党的理论、路线、决议和历史的研究中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导致马克思主义本来的科学精神的恢复和发扬,要求人们用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身,对待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我在汇集自己这方面论文的集子的自序中说了这样一段话:“理论研究要独立思考,自由探讨。它同遵守党的决议,宣传和阐发党的决议,是怎样的关系呢?这个问题困扰过我们整个一代,或者说老年和中年两代理论工作者。在过去‘左’倾

错误的支配下,这方面有许多痛苦的教训,人们不能忘却,也不应忘却。有些同志因此而对宣传和阐发党的决议保持距离,这可以理解,却并非正确。我以为,正确的办法不是保持距离,而是保持科学态度。我们党的决议,应该既是科学研究的产物,又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决议的形成,应该建立在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之上;决议的贯彻,仍然要遵守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以实践为真理标准的思想原则。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就为在理论研究中实现追求真理和遵守决议的统一,为理论工作者保持科学态度、摒弃非科学态度,开辟了道路。虽然摆在我们面前的并不总是坦途,但是道路毕竟是打开了。党的理论工作者既然以人民利益、社会主义事业为己任,就应该面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现实,用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参与和帮助党制定政策和决议;就应该用科学的态度来论述、阐明和发挥党的决议的精神,使它们更好地为群众了解和掌握,成为改造我们社会、改造我们生活的指导力量;就应该科学地研究党的决议执行的进程,帮助党根据实践的结果来检验和发展党的政策,形成新的决议,以指导新的实践。”这是这些年来我自奉自律的准则。

龚育之 1929年12月26日生于湘潭。湖南长沙人。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1952年到1966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工作。1956年起同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从事研究,1962年起兼任副组长。1977年到1991年先后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中央

宣传部副部长。现为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科学学和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长,博士生导师。编译《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工作》(1954),著作有《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196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主编,1985)、《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合著,1986)、《科学·哲学·社会》(1987)、《在历史的转折中》(1987)、《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合著,1991)、《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1991)、《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1992)、《毛泽东思想新论大纲》(合著,1993)、《自然辩证法在中国》(1994)。



苦难的给予

谢星



那是梦境。当我捕捉那梦境中的一切，一切都似在雾霭之中。它飘浮，如一缕飞烟，如一抹远山的轻岚。我只记得闽江似从心间流过。它轻轻拍打两岸的丛林，那里有无尽绵延着的幽幽竹林、芭蕉和橄榄树。即使伴随着苦涩的童年，我不得不承认，故乡依然非常迷人，那里生长着我不绝的亚热带情思。

谢姓在福州不是大族，我们的远祖该向何处溯源？有说是从中原迁来的，大约可以追及南北朝，也许是一种攀附。“旧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虽然如今的衰落让人凄迷，但昔日的繁华毕竟可聊慰那种失落的空漠。记得儿时节庆时，家中总挂灯笼，上面写着“宝树堂谢”。去年拜谒谢冰心先生，我们认了同乡。她说她那个谢家也是“宝树堂”，可见我们可能还是同宗呢！“宝树”一辞见王勃文：“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

祖宗的繁华梦并不能冲淡我的贫困潦倒的感受。在我

的记忆中,童年几乎就是灾难。父亲早年失业,母亲是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多子女又无固定职业的家庭,且又居住在城市,可见有多么艰难!太平时世还可,童年时恰逢抗战,战乱中,家中杂物典当殆尽,朝不虑夕,时为饥困所迫。我以幼弱之躯砍柴,拾稻穗,以及做苦力——无尽的劳苦,加上“书香门第”的虚荣,身心承受双倍的压力。

但这个家庭无论如何都要让子女上学。对我来说,缴不起学费的求学,简直是痛苦深渊的挣扎。幸好小学时期认识了一位充满爱心的老师李兆雄先生。李先生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不知是出于博爱还是因为我有什么特别令他关心之处,依赖他的社会关系,我得以减免学费的优惠进入了福州一所英国人办的学校——三一中学。在这所充满贵族情调的学校里,我终于找到了一张课桌。但即使如此,我还是交不出未减免的那一部分学费,这就引出我感激终生的另一位人来,那就是我的姐姐谢步韞。姐姐命运凄苦,结婚不到一年,姐夫便去世。她变卖首饰供我上学。她是无言的,但我却获得无言的力量。

我的中学生生活一直在困厄和挣扎中度过。童年到少年时代的少欢愉多忧患,使我对社会的不公有了真切的感受。文学是我生命的启蒙,从冰心的博爱到巴金的反抗,在我几乎就是一步的跨越。我感谢这两位大师给我的心灵的滋润。由于他们互相补充的给予,我自觉我的情感和心灵的构成是完整的。我的幼年的心灵几乎为《寄小读者》那样清丽的温馨所充填;到了中学时代,我已经不仅会爱,而且也学会了憎恨。从《灭亡》到《新生》,更从《激流》三部曲那些朦胧的追求中我获得了力量。我把巴金那种热情倾注于

对于旧社会的反抗：为失业、为饥饿、为不民主，也为内战。1948年到1949年之交，我的思想相当激烈。我热情投身于学生运动，组织读书会，为此受到校方的警告。我如同当年那些热血青年一样，把个人无出路的悲哀和社会改造的愿望结合在一起，我迫不及待地要求摆脱此种困境。恰好这时家乡福州开进了人民解放军。

1949年8月，这座海滨城市正蒸腾着难耐的暑热。我不是没有看到双亲的泪水，但我的确别无选择。投身军旅是当年所能寻求的唯一出路，这恰好也为我反抗的激情找到了宣泄口。此后经历的是另一番生活的磨难。少年的热情很快地冷却下来。知识分子渴望的内心自由与军队的纪律约束成为不曾停息的内心矛盾的风暴。它制造着无尽的烦忧，当然还有泥泞中的负重行进，生与死的无情搏斗，海岛潮湿坑道中的午夜的汗水。记得进驻海岛的那些最初的时日，遍地的新坟和猪圈边的侧身而卧是怎样地给我的内心以震撼。

就这样，我迎到了人生的青春期。这个青春期对我来说和童年是一样的艰难。一方面对于艰难困苦和勇敢顽健的性格潜能的大发挥，一方面又是对于自由旷放以及创造想象的大压抑。最使人难忘的是青年时代的灵魂的自我约束，以及对于恶劣环境的适应能力。我承认，正是这种经历给了我一种外人几乎难以觉察的坚定，忍耐和决断。因此，我不仅相信磨难和困苦对人的品格形成的推进力，而且愿意相信这种环境对于青年时代甚至是一种必要。

在以后的岁月中，我每当身处逆境，总觉冥冥之中有一种神助，其实那就是青年时代的困苦的磨砺所给予的力量。